

忠烈张维忠

——张维忠烈士传略

张建生

—

1938年9月1日上午9时，空中传来隆隆的声响，声音越来越大，从东方天上出现三个黑点，渐渐地三个黑点变成3架飞机。

“快看，日本飞机！”

“鬼子飞机又来了！”

喊声惊动固始东关梓树巷张家大院的主人张维忠。

张维忠，字绍坡，公元1869年3月23日(农历2月11日)，出生于固始县一个书香门第。光绪29年(1903)癸卯恩科河南乡试第十名举人，授花翎五品候选知县。目睹清廷政治糜烂，官场腐败，国事日菱的没落状况，张维忠遂对清廷产生失望情绪，不应清廷征召，放弃仕途，而受聘于河南优级师范学堂任教。

河南优级师范学堂的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河南师范学堂，过了两年因添招优级选科而改称。优级师范学堂那优美的环境、优良的校风以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给了张维忠很大的影响。学堂引进西洋科学技术，率先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培养新型教育师资，以适应新的文化潮流。如详细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这些新的教育思想和新的教学

制度，对于张维忠后来创办固始学堂起了很大帮助。

1889年，张维忠20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家中无人主持，家境逐渐拮据。勉强坚持数年，每况愈下，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维忠只好恋恋不舍的离开河南优级师范学堂，返回固始，任临淮书院主讲。已届古稀之年的张维忠任固始县志馆馆长，主修民国《固始县志》。

临淮书院的学生多是已有科名的附生、增生、庠生、贡生，也有个别颇有深造的童生，象蒋子潇等人，常达六、七十人。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格律诗词，每月还有三篇八股文写作。光绪27年（1901），清廷发布诏令“废科举，举学堂”，而各地教育情况并无什么改变。光绪31年（1905），彻底废除科举制度，这才使教育局面渐渐有些改观，但仅仅停留在表面，实际上还是因循旧路。宣统元年（1909），临淮书院改为县模范高等小学堂，张维忠担任监督。

听到喊声，张维忠从书房出来，看到飞机在固始县城上空转了两圈，然后向城内俯冲下去，撂下成排的炸弹后呼啸而去，接着从炸弹落下去的地方传来一阵爆炸声，浓烟随即冲天而起。固始城关一片混乱。

日本飞机轰炸固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4月4日，就来过9架飞机把去年修的飞机场炸了。那天，国民党县政府原计划在飞机场开大会庆祝儿童节，飞机从东南方飞来，开会人员因提前听到报警，当即散开，才免遭灾难。紧接着第二

天，日本人又把飞机场重新再轰炸一遍。有人推测，这是特务向日本人报告了固始县要开大会的消息。

上两次轰炸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这一次情况要严重的多。很快就有消息传来：日机在吴家大新房子、大十字街等处投弹十余枚，炸毁房屋五十余间，炸死刘梦阁、胡二先生等数十户大人儿童五十余人。

日本飞机轰炸固始，占领固始，尤其是控制住固始南部山区，打通进攻武汉的北路，是日本军方下一步战略部署的重要环节。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均预期，攻占武汉将会迫使中国停止抵抗，于是把武汉作为下一个战略目标，志在必得。中国方面则针锋相对，集中军事力量打一场武汉保卫战，投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包括陆军、空军、海军在内，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固始在敌我双方的战略棋盘上，都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将不可避免地遭受一次史无前例的惨烈。

这些情况，张维忠自然是无从知晓，也无法预料。此时

的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义愤填膺，他走出家门大声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爱国主义诗文，并让路过的大人小孩与他一起唸。一时间，梓树巷内到处可听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雄壮之声。

二

1938年9月2日午间，日本人的飞机又一次光临固始，在水道口、察院巷，北城墙根的塘洲子投弹数十枚，炸毁房屋七十多间，炸死方家玉、祁三等六十多人。张维忠听说，日军16师团昨天攻陷三河尖镇，一次刺死27名青壮年。张维忠意识到这一次真的是狼来了。

真实情况比张维忠听说的糟糕的多：进入固始的日军除了16师团外，还有第2集团军，8月下旬从合肥出发，沿大别山北麓地区进攻，分别占领六安、霍山后，向固始、叶家集方向进攻。就在今天，日军10师团从东南方向进入固始南部山区，在陈淋子镇红花村、后冲村一带与国民军36师、88师展开激战，拉开著名的富金山保卫战的序幕。

“三河尖到城关只有一天的路程，赶紧去乡下避一避吧！”

“南山窑沟的表姑家，山高林密，去那里躲一躲吧！”

君子不立危墙。远避战乱乃自保之道，可是县志怎么办？此乃地方文脉，岂容割舍？

自汉代以来，固始县历次修纂，从未中断，大型编写共达十多次，其中刊印成书的有 8 个版本：明成化 5 年（1469 年）版 2 卷本，明万历 25 年（1597）成稿，明嘉靖 21 年（1542 年）《固始县志》10 卷，清顺治 17 年（1678 年）《固始县志》10 卷，清康熙年间《固始县志》12 卷首 1 卷，清乾隆 10 年（1745 年）《固始县续志》12 卷，乾隆 41 年（1778 年）《固始县志》26 卷，乾隆 51 年（1886 年）《固始县志》26 卷。然而乾隆修志距今已有 150 年，这期间清朝灭亡，帝制被废，民国成立，战乱不断。即便是固始县，也同样是世情如幻。如果不能及时的记载下来，必将上愧祖宗，下误子孙。同时，旧志有很多缺漏，有关沿革、山川等“尚多有当更定者”。张维忠作为前清举人，国文教员，金石专家，顺理成章地被乡贤们公推出来，承担固始县志的修纂重任。几度寒暑，数历艰辛，目前《固始县志》已基本成稿，只是有好多处无法作出定论，还要详加考证，假以时日即可付印。

看看家中资料盈室，文稿堆积如山，既有唐宋八大家的墨宝，也有一些名播海内的当代书画家馈赠给他的手迹。书斋的左侧，立着一个古董架，上边摆着几件极为珍贵的出土文物，留着 he 时常摩挲的印记。仓促之间往哪里搬，哪里又是安全地带？张维忠实在割舍不下多年来的心血，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家人的劝说，安排家人向乡下逃避，自己独守宅院，但愿局势能够逆转，但愿日本人不来固始城，自己还要

加快进度把县志完成。

三

1938年9月3日，除了张维忠外，一家人几乎是一夜没睡，忙忙乱乱地收拾行李。经张维忠再三催促，终于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得以出发。把他们送到梓树巷口，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张维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暗自庆幸，能在飞机轰炸之前让他们安全转移。其实张维忠不知道，他们还是没有躲开日本飞机，当他们走出东关登上南岗头时，遭遇飞机的扫射，慌乱中把携带的被子打开，顶在头上，蹲在路边一个土坑中才侥幸躲过一劫。家人们要去避难的段集窑沟，紧靠着富金山阻击战的主战场，那里要比县城凶险得多。亏不尽当地山高林密，他们与亲戚们结伴东躲西藏，总算是有惊无险，大难不死。

家中一片狼籍。对于别的东西物件，张维忠也无心收捡，只能把书籍资料简单地整理一下。突然，在一堆乱纸中张维忠发现了一本书，这是蒋光慈的书信体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拿起这本书，想起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生，张维忠心中一阵悲痛。

1916年夏，年仅十六岁的蒋宣恒从固始陈淋子志成高小毕业后考入固始县中学校，他就是后来著名的革命文学家、新文学拓荒者蒋光慈。张维忠对这个学生十分赏识，在学业上、生活上都尽力给予帮助。

在讲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张维忠给同学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固始境内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多发，瘟疫流行。县城北郊偏东旷野处死人骸骨堆积如山。故得名“白骨坟”。有一天夜晚，有人发现一身着白装的女子在此出没，围绕着白骨哭泣。天亮以后，人们前去查看，发现原来满地的白骨都不见了，出现一座新垒起来的大坟。这座坟墓很特殊，多次大水冲不垮，而且越冲越大。人们知道这是那位白衣仙女不忍心穷人暴骨荒野，特地施展神通掩埋造坟。于是群众把此地改称“白姑坟”。

听了“白姑坟”的故事，蒋光慈向张维忠表示心愿，要用自己的笔，把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淋漓尽致地揭露在世人面前。然而，到了本学期末，蒋光慈由于发动同学殴打贪污教育经费，中饱私囊的校长刘春阶，而被开除学籍。张维忠想方设法，左右周旋也无济于事。

1926年1月，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由上海亚东出版社出版。主人公汪中为了追求光明，不屈不挠，到处漂泊，最后报考黄埔军校，在东征惠州战斗中牺牲。汪中的经历，鼓舞了很多在黑暗社会中徘徊的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胡耀邦、陶铸、陈荒煤等同志生前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他们是怀揣着《少年漂泊者》投身革命的。可见这本书在当时影响之大。小说第一章《汪中哭坟》就是从“白姑坟”的故事中提炼出来的。

蒋光慈离开固始后，与自己的老师有过几次联系，写过信，寄过书，仅限于文学，从不涉及个人生活。倒是臧克家从上海去重庆的途中，路过固始在张维忠家住宿时，介绍了蒋光慈的情况。蒋光慈很早就参加共产党，应该是资深人士，但在圈内搞得很孤独，听说已经脱离出局；他开一代诗风，领一代小说“模式”之先，但他的作品不仅遭到当局的查禁，也遭到一些左翼作家的打压；他追求爱情，但在感情上很受伤，与第一任妻子王书英的婚姻以天计算，前后不过十来天；与第二任妻子宋若瑜的婚姻以月计算，前后不过四个多月；与第三任妻子吴似鸿的婚姻，可以以年计算，也只有二十一个月。对于这个短暂而又短命的学生，张维忠满怀同情和惋惜。

四

1938年9月4日早上，日本飞机继续轰炸固始县城。上午九点钟左右，大队日本军队开到东关外。他们把大炮架在张街口民房屋脊上，对准东门（宾阳门）轰炸，东门楼基本上炸毁。士兵们顺着北大街向东城门进攻，由于城墙坚固，直到天黑也没把城门攻下来。枪声响了一下午，密集得象爆豆似的。东关的居民都差不多跑光了，少数在家留守的老人，都紧闭大门，躲在家中，提心吊胆。好在日本人忙着打仗，顾不上老百姓。

在南山主战场上，日军分三路向石门口、富金山、陈家

淋南端高地（丁大山）进攻，拂晓前愈战愈烈，午前十一时，36师的守兵两连及机枪一排全部壮烈牺牲。该阵地遂为日军占领。正午前后，敌机10架、炮20余门掩护其步兵向石门口、富金山一带阵地攻击，战斗颇为紧张。宋军长以88师一部兵力由富金山北端向东出击，36师协同之攻击，激战至午后，日本二十六旅团长治田德重中弹毙命，敌攻势稍缓，阵地逐渐稳定。

下午，张维忠的学生张唤民找上门来，令他喜出望外。张唤民，字汇九，1911年出生于紧傍淮河的陈族湾。原名叫张注勋，在固始中学求学期间，受老师张维忠的启发，从孙中山遗嘱中的“唤起民众”一语中取名“唤民”。

1931年，淮河洪水冲毁陈族湾堤坝酿成巨灾，在省立高中上学的张唤民奔走呼号，促使省府拨款修堤坝。五区区长周虹如贪污淮灾赈款，造成工程质量低劣。张唤民上书省府，迫使周虹如退出脏款，并请命重筑防洪大堤。由于他的卓越才干，被推举为南京政府导淮委员会委员、固始县水利委员会会长。日本军队进攻固始后，张唤民拍案而起，变卖全部家产，购买枪支弹药，很快地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淮南抗日游击队”，他自任队长，在淮河边抗击日寇。今天来的目的是让老师帮他想办法，让县城有枪的大户人家把枪和子弹卖给他。

张维忠想了想说：“眼下兵荒马乱，有枪的人家正要用

枪保家护身，哪里会卖呢？南京失守后，败兵一路西退，听说有不少伤兵流落在罗集、分水一带，你可以到那儿试试。”

张唤民连连点头称是。张维忠又说，国难当头，应该把蓼北的地方武装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例如周虹如，如果你们能够捐弃前嫌，携手进退，局面肯定要会好得多。

张唤民听后，很认真地表示接受老师的教诲，找机会与周虹如接洽一次，争取合兵一处，共抗外侮。张维忠始料未及的是：日后张唤民主动上门与周虹如协商，不料竟被杀害。

五

1938年9月6日，今天张维忠起得比平常稍晚一些，昨晚因惦记家人，迟迟不能入睡。快天亮时反而迷迷糊糊睡了一阵。起来后照常打了一套太极拳，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怎么会如此安静呢？打开街门，看到巷口有人在议论什么，走过去一打听，才知道日本人已经进入城内把固始县城占领了。

昨天上午，日本轰炸机继续对固始县城轮番轰炸，支援其地面部队。昨夜，守城部队弃城西撤。日本人发现后，即于凌晨开进县城，现在东关外一个日本兵也没有了。

张维忠连忙向东门口走去，他要看看东门楼现在被毁坏到何种程度。

据《固始县志·城池》（明嘉靖年间）记载：固始县“城创于汉高帝，垣围六里，门辟三关”。由此可以得知，固始

县城建于西汉高帝（公元前 206—公元前 195 年）年间；“三关”是指东关、西关、北关。三关上的门楼是明景泰年间的知县马良建造。固始县古城墙和门楼，在历史上经历了明正德七年知县卢琼、明嘉靖二十年知县张悌、清顺治十六年知县包瑛等数次整修。

各门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有着不同的名称。东门楼最初叫观海楼，至宋代宝庆年间改为望京楼，因为南宋迁都杭州。后又改称招远楼。明弘治年间县令施赉重修门楼时又改为宾阳楼。据载，宾阳城楼“高峻翹拔，突起东南，势若翔凤。凤凰飞而诸峰拥翠于后，先成一邦之大观也”。

拐过古蓼弯就可以看到东门。眼前的情景让张维忠十分震惊，城门洞开，城门两边的城墙都已倒塌，丢下门楼孤伶伶地耸立在烟雾之中。走到近前，没有发现日本兵站岗，只有一面膏药旗挂在城楼上。

东门自建成后，经过 4 次维修，这个记载是否准确？眼前倒是个验证的机会，张维忠便在砖堆中翻找起来。

张维忠教学之余，还热衷于金铜玉器、碑石木刻。固始历史久远，在夏、商、周三代为蓼、蒋、黄、潘等国，春秋为潘乡，又名寝丘邑。西汉置寝县。东汉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光武帝刘秀封其妹婿大司农李通为固始侯，县名由寝改为固始。是取“坚固通始”之意，沿用至今，已有近二千年。县内留存大量的文物古迹，但是却毁坏十分严重。辛亥

革命以后，固始有国民军进驻。54师竟然把文庙当作师部。后又设国民兵团部。张维忠因事进去过一次，他震惊的发现文庙内碑刻破碎，文物荡然无存。这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对家乡宝贵文化古迹保护和整理的紧迫。他赶紧把还能拼凑起来的几块石碑做了拓片，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拾。他利用闲暇时间，远赴四乡八方，凡有古迹，都逐一勘察，找到碑刻后拓片回来。如北乡的蓼城岗、朱皋大寺，丁兰母墓、东乡和平寨遗址、均济闸，南乡的妙高寺、许逵忠杰祠，西乡的遗爱祠、张果冢、会光寺等。几年下来，他搜集金石碑帖已有80多个，还搜集有钟鼎铜器铭文100多条。他撰写的《钟鼎文金石考》，对于固始的史料作了精细的考究，提出许多新的观点，纠正了某些问题多年的谬误。如东汉淮南王英布墓，安徽说在六安，湖北说在英山，江西说在鄱阳，而张维忠却用确凿的证据，论断英布却是安葬在他的故乡固始：英氏六氏皆偃姓，皋陶之后，子孙以国为氏，布先在固始无疑。安丰故县东有英布墓。六安志、英山志皆误。张维忠的考证被战火吞没，倒也成就了六安、英山、鄱阳三地今日英布文化的兴旺。

“张先生，您在找什么？”

张维忠抬头一看，原来是张街鸿泰源银器店的老黄。“我想看看城墙的砖头到底有几种。”

“哎哟哟，我的张先生，这都啥时候啦您老人家还有这

闲心，快回家吧，小鬼子杀人都杀红眼了，刚才在大十街一气杀了六、七十口，有胡晓沛、熊继允、曹银匠，还有不少孩子。吓死人哪，现在都还没收尸呢！”边说边拉着张维忠往梓树巷走。这时张维忠才发现已是晌午时分，不知不觉半天过去了，而自己连早饭也忘记吃了。

六

1938年9月8日，日本军队大部分列队离开县城，向南部山区开拔。留下一个中队驻守城关。上午，有一小队士兵走出东门，来到在北大街郝祥和杂货店门口，将十几名无辜市民抓住，先割耳朵，后挖鼻子，最后一一用刀刺死。

有人告诉张维忠：“天主教堂的修女也被鬼子兵强奸了。”张维忠先是神色一黯，接着心中一震：“学校还好吧？”

“糟蹋坏啦！门窗没一个好的，课桌都砸烂做饭烧了。”

“人怎么样？”

“不清楚，老师学生都跑光了，没听说死人。”

固始县中学校是张维忠创办的，凝聚着他的心血。民国元年（1912）年春，张维忠与刚从开封优级师范学校毕业返乡的张世英重聚，二个好友相叙甚欢。当谈到家乡教育落后，必须尽快改革时，深感封建教育的误人误国，决心革新家乡教育，为家乡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才。两人都兴起创办一个新潮中学的想法。张维忠找到与自己同为清末举人的刘春阶、高洗尘等，阐述倡办新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取得大家的共

识。著名士绅许莲杰、许莲荣慷慨捐出私产空地（坐落在钟家街汪家塘沿东北面汪家巷）一片，作为新校校址，吴之缙、王乃锡等人合计捐钱 1000 余串作为启动资金，兴建平房 31 间，楼房一幢。七月成立校董会，建立固始县中学校。推选王牟、张世英为首任校长。张维忠为斋务主任兼国文教员，高洗尘任数学教员，全校共十余人任教。八月开始招收四年制新生甲、乙两班，分班授课，此后，每年递招新生一班，递招到七班为止，学生 200 余人。到 1923 年开始由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初中。学校由私立改为公办，校名改称固始县立初级中学校。后逐年招收新生一至两班。常年在校学生三个班，200 人左右。

张维忠、张世英对县立中学校的教学内容，教育目标、学制、入学条件等制定一系列章程；设理化、博物、算学、外语、格致等科目，同时在录取的形式，教学的方法，经费的筹措，政策的厘定等，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还颁布开展“六三三学制”、“课程表制度”、“家访制度”等活动的实施细则。张维忠平时深入学生中间和学生交朋友，听取学生对教学的意见，以做到“教学相长”。他采取中西结合、洋为中用、新旧结合、兼容并蓄的教学方针，对学生言传身教，提倡学术自由。在他的影响下，学校很快形成了“学术空气浓厚，思想新颖活跃”的良好校风。他还创办校园图书馆，向学生开放图书流通阅览。每月两日聚会，向前来听讲的青

少年学生演讲文章，答疑解惑，传习时务。并组织他们互阅日记、讨论时事、研究学问。他治学严谨，既诲人不倦，又自学不懈。善于因材施教，既教书育人，又常以哲理铭言告诫学生。其铭知言有“刻己者谓之俭，俭人者谓之刻”，“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在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指导学生写作时以表扬为主，批改作文时注重保留学生的原意，疏沟壑然，因势利导。他著有《读书杂谈》、《笺修馆歌语汇编》等书稿，用于引导学生学习。

这些年来，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岂能毁于日本丘八之手！张维忠心有不甘，却也无奈。

七

1938年9月10日，今天一天，张维忠接待好几个上门乞讨的，有城关的，也有附近乡下的。自打仗以来，城关的居民可遭了大罪。死了好几百口人，很多商家被洗劫一空，陷入绝境。谁知从乡下来的讨饭人口中了解到，农村的情况更糟。日本兵所到之处，先拉夫，能干动活的一个都不放过，统统拉到南山当苦力，挖战壕。把民伕拉走，就开始搜粮食，颗粒不留，还拉牲口，猪鸡牛羊什么都要，最后是烧杀奸抢。害得乡亲们要啥没啥，怎么过活？

城里城外，这么多战争难民需要救助，怎么办呢？找政府，那儿找去？找日本人，笑话！看来还是要自己出把力。

张维忠为人古道热肠，救急济困、恤助孤贫，一向慷慨

仗义。民国 24 年（1935），固始境内大旱，从 5 月初开始三个多月没下一场透雨，到了八月，爆发虫灾，一日之间飞蝗遍野，铺天盖地，所到之处，一切植物连根带叶都被吃尽，放眼望去，四野一派荒凉，令人惊心动魄。当年全县庄稼颗粒未收。饥民遍及城乡，死亡甚多。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前来固始视察灾情，但并没有采取什么得力措施进行抗灾减灾。张维忠卖字作赈，一副落款“绍坡张维忠赈笔”的四幅屏，最高卖价可达银元 4 块。卖字所得的款项如数交给县同善会，用于帮助灾民。

当年寒冬腊月，四乡饥民拥进城关，嗷嗷待哺。县知事公署一科在城隍庙门前、景家巷内两处设棚，施粥放饭。时值大雪纷飞，人多粥少，导致饥民哄抢，锅翻棚倒，施粥的管理人员被打伤，直到警察队开到，鸣枪弹压，才控制住场面。情况如此严峻，张维忠十分焦虑，多次找县长杨宝东，请求增设粥棚，每棚每顿的粮食由 50 斤增加到 100 斤，并且应当积极想方设法解决灾民的生活出路。杨宝东虽然态度很好，但总是推说要向上峰请求，然后就不了了之。张维忠只好自家在梓树巷口支上大锅，熬粥放饭。并且说动昆元堂石印馆张家、张洪太钱庄，张震寰的鸿泰源商行同时上街舍饭救济。南后街周德昌也主动在家门口舍饭，张维忠为了表示鼓励，专门为周德昌书写“德昌”二字，周家喜出望外，做成匾额悬挂门上。

根据以往的经验，张维忠打算设粥棚。先用自家存放在乡下的粮食，然后再联络其他人共同出资。粥棚设在城内怕日本兵捣乱，那就放在城外。但是，张维忠的计划并没有能够实施，日本人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晚上，女学生祝良瑜（即共产党员祝婕烈士）悄悄来见张维忠，带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日本人准备让他当县长。祝良瑜说我们都很敬重老师，知道老师一向远离政治，担心老师受日本人的欺骗。

感受着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忧国忧民的执着和热忱，张维忠心中赞叹道：此女可堪大用！他明白祝良瑜所说的我们是谁，很坦诚地表示，自己既不当满清的官，也不当民国的官，更不会当日本人的官。请你们放心，读书人有的是气节，决不会丢固始人的脸。

八

1938年9月12日，日本人果然来了。为首的是一个日本中尉，身后带着两个卫兵，翻译官提着礼品在前面引路。

“绍坡先生！”日本中尉腆着脸钻进书斋，摆出一副文质彬彬的姿态，说道：“久闻先生大名，特来拜望。”

张维忠保持原来的姿态，既不答言也不动一动身子。

“绍坡先生，相信你对当前的战事也很关心吧？我可以向你通报一下：截止今天9月12日，富金山战争我们已经大获全胜。大日本皇军第2集团军，兵分两路进攻大别山，

北路第 10 师团自合肥向六安、固始、光山西进，南路以第 13 师团沿安徽霍山至河南商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中国的 71 军、51 军、77 军都已被全部消灭。宋希濂的指挥部就设在妙高寺，今天凌晨已经被我军接收。遗憾的是这座千年古刹已被夷为平地，仅剩下一座山门……”

关于富金山阻击战，日本中尉讲的基本属实。战斗从 9 月 1 日一直打到昨天，打的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以伤亡 15000 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寇 4000 余人，毙伤日寇约 10000 人。战役的第九天，宋美龄穿着军装来到富金山前线，沿着战壕慰问将士。宋美龄走后，日本强盗居然施放毒气，守军阵地成为一片焦土。陈淋子、祖师庙、武庙集、樟柏岭、段集、方集横遭劫难，2000 多名百姓丧生，2000 多间房屋被焚毁，数以百计的妇女被蹂躏。日寇过后，惨状目不忍睹。

张维忠不想听日本人的废话，他拿起笔用正楷写下六个大字：“为何侵略吾华”，并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日本人连忙说了一番日中两国亲善友好，共建东亚繁荣的谎话。提出请张维忠与皇军合作，为家乡求得和平，为乡亲保得平安——

张维忠这才开口问：“你们让我怎么合作呢？”

“请您出任县维持会会长。”

“哦，不是当县长，而是当什么维持会长。”张维忠心想。他摇摇头，冷笑道：“本地乃渔米之乡，礼仪之邦，五

谷丰登，百业兴旺，何需维持？你们如果真心爱护地方，就当速速离开本县，如此则万事大吉矣！我是不会当这个维持会长的，而且全固始县也不会有人当的。”

张维忠说全固始县也不会有人当维持会长，并没有什么依据，完全是以己度人想当然。其实，全县几十万人，出几个汉奸也是正常的。事实上，三河尖镇早已成立了维持会，而且还是两个：东镇维持会长杨连城，副会长杨会清；西镇维持会长奚福亭，副会长王世白。

对方如此倔犟，让日本中尉有些恼火，他沉下脸说：“绍坡先生不必急于作决定，一定要体察皇军借重您的诚意。这样吧，给您三天时间好好地想一想，到时候嘛——”他拍了拍系在腰上的那把指挥刀，悻悻地走了。

九

1938年9月14日，离开县城的日军分作两路，南路占领樟柏岭，西路占领春河铺，火焚周集。县北往流集张唤民的淮南抗日游击队首战告捷，击沉日军汽艇一艘，击毙日本军官一名，士兵三人。共产党组织民众积极抗战。县南祖师庙王和清领导的农民游击队和石佛盛湖村、松山村破路队，活动在公路两侧打击敌人，火烧日军留守处，袭击护路队，拆桥梁三十余座，挖陷阱五百余处，阻抗日本机械化部队无法前进。黎集抗日青年小组，杨集抗日游击中队，胡族抗日游击队等武装都在各自为战，各有所获。陈淋孜镇尹家畝陈

茅匠夫妻，红花村简胖子公媳俩，院墙岗石大与其弟石神仙和傅大头，祖师小店窑场陈清国、陈显村，石佛乡白滩村汪铁匠，道超集雷大傻子等人伺机仆杀日军官兵，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和军马。这使得日本人更加急切地需要说服张维忠，出任维持会长，替他们安抚民众，稳定局面。

日本人给张维忠的三天限期已过了两天，张维忠知道跟野兽较量意味着什么，明天可能就是自己的大限。张维忠翻开《文山先生全集》。这部书中的《正气歌》是他最爱读最爱写的一篇。当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全身弥漫着一种心心相印、相知、相融的振奋和愉悦。这种精神状态是进行书法创作时可遇而不可求的最佳境界。

张维忠的书法独具风格。取法黄庭坚，又冶北碑南帖各家之长于一炉，字介欧柳，铁画银钩自成一体。被誉为豫南第一书法家，中州世家多珍藏之。时人向张维忠求墨者甚多，得之视为家珍。他对正、草、隶、篆等诸种字体的书法，均有研究。编有诸种字体书法歌，著有《书法指要》。他总结出：“实指、虚掌、平腕、竖锋”八字运笔口诀。虽蝇头小楷，非悬笔不书。他的字用笔雄健，偏重骨力，气势豪宕，锋芒明显，骨气劲峭，如斩钉截铁，精魄强健，同时又凝炼温恭，清雅雍容，有刚有柔，有骨有肉，或方或圆，或露或藏，粗不臃肿，细不纤软，线条以中锋为主，饱满圆厚，笔墨控制得恰如其分。他的章法大小肥瘦，参差错落，虚实疏密，

相映成趣，前后照应，擒纵收放，随势幻化，气脉贯通，豪气流荡至于终篇。

他铺开一张宣纸，调均呼唤，挥笔写下“驱除倭寇，保我中华”八个大字。写完，他后退一步，仔细地审视一番，整副作品气势磅礴，痛快酣畅，浑莽淋漓，意象恢宏，极具虎啸龙吟、吞吐大荒的气派。他满意地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绝命之笔，不负此生，算得上一大幸事矣。”

十

1938年9月15日，今天是三天限期的最后一天了。昨天，他费尽口舌，后来甚至还发了脾气，才把家人老木匠打发到乡下去。他不想让任何人留在自己的身边，不想叫任何人成为野兽吞噬的对象，只有他自己，有他一人足够了！

进入书房，他坐在书案前闭目养养神，然后翻开了案上的一部《民国固始县志》。这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几年的心血凝聚而成的啊！很快就要付梓印刷了。“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老人摩挲着那一迭堆放齐整的书稿，热泪不禁涌了出来。

正在此刻，客厅前“橐橐”响起一阵自远而近的皮鞋声，不大一会，那个日本中尉带着护兵和翻译官，走了进来。此时的中尉趾高气扬，志得意满：“绍坡先生，我想您已经做好准备，愉快地出任维持会会长吧！”

张维忠端坐不动，神定气闲的对翻译官说：“让他稍安

勿躁，听我讲一个固始张姓人的故事。”

“绍坡先生的故事肯定很精彩，鄙人愿闻其详。”日本中尉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同时也感到张维忠可能要向他们妥协。

“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当时明清二国正在激战，清军由北向南步步紧逼，明朝节节败退，退过黄河，退过淮河，退出了固始县。”

“有个伟人说过，历史往往是重复的。你看，这种情况与我们今天是何其相似呀？”日本中尉插话说。

“固始县有一个张衍昌，崇祯乙亥年正月初八到亲戚家拜年，吃过午饭后回家，走到东关下的梓树巷口，也就是我家门口的这个巷口，迎面碰到清兵的前哨部队。清军长途行军，赶得是人困马乏，他们便把所见到的老百姓统统拦下来，让大家替他们喂马。士兵们挨家砸门，要进驻民房安营。“固始人不做夷奴！”张衍昌坚决不喂马。清兵军校很恼火，喝令他下跪。张衍昌昂首挺立，怒目圆睁，严词斥骂。清兵军校指挥几名兵卒，拧胳膊的拧胳膊，按头的按头，踢腿的踢腿，想让张衍昌跪下来。张衍昌眼看以一己之力难以支撑下去，便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嚼烂，在挣扎之中靠近清兵军校，用口中的血块喷得他满头满脸，然后气绝身亡。活着的张衍昌至死不跪，死后的张衍昌依然神态轩昂，全身伸得笔直，尤其是两条腿，直挺僵硬。张衍昌，壮哉，壮——哉！”张

维忠双手拍着椅子的扶手，结束了他的故事。

“绍坡先生的意思——？”听了张维忠讲的故事，日本中尉似乎明白了什么。

张维忠仰面大笑，说道：“固始人不做夷奴！张衍昌说的太好啦。”说着，张维忠指了指书案：“你们看，那就是我的态度。”

“驱除倭寇，保我中华？”听完翻译官的解释，日本中尉“呀”地一声吼叫，取过从卫兵挎在肩上的步枪，平端在手，向坐在椅子上的张维忠跨步突刺。尖利的刺刀从老人的左耳门刺进去。刹那间，天地为之一黯，张维忠壮烈成仁，时年 69 岁。死后的他仍然端坐在椅子上，并不倒尸，因为他的胸怀之中还在激荡着那股浩然正气。

恼羞成怒的鬼子中尉扯过张维忠所写的字幅，揉作一团，大声喝道：“烧！”

日本人虽然一把大火烧掉了张维忠的屋子、字画和文物，还有那部未及印刷的《民国固始县志》，但却永远烧不掉那正气浩荡的民族之魂。

十一

1938 年 9 月 22 日，大火一直烧到今天，足足烧了七天七夜。离城二三十里远都能看到火光。

火并不是最先从张维忠家开始着起来的。早在张家的火势起来之前，日本兵已经在古蓼湾、南大街、站马巷多处扔

下燃烧弹。日本兵放火的范围不单单是东关，还有西关升官巷以及城内的单塘沿、北小十街、中山大街等处。火灾最严重的当数东关商业区。北大街、南大街、张家街、梓树巷的房屋极少存在，站马巷、良家巷、史湖街房屋被烧去大部或半部，西关升官巷的房屋全部被烧光。据统计烧毁房屋五千多间，烧去较大的行、站、店、馆等商号和医院、药房、工业及手工业一百几十家。其中：京货店十七家，杂货店十三家，医院三家、药房七家、卷烟厂和毛烟厂十四家、印刷厂、瓷器店、广货店以及各种手工业店铺一百多家。损失折银币数百万元。周宗泰商号烧去房屋八十多间，朱隆德商号烧去房屋七十余间。使城关最繁华的商业区变成瓦砾场，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致使城关大部分住户产业净光，数以万计居民无家可归。

张维忠的二儿子张天任（字行久）、二儿媳许氏（民初著名画家，钟街许祥阶之女）躲在丁家埠二姑妈家。因此他们最先听到风声，也是最先赶回家的。回到家里，见到父亲遇害的惨状，再看到家宅变成一片废墟，竟当场一头倒地，昏迷不醒，不数日便停止了呼吸，追随父亲去了。妻许氏也悲伤过度，竟于丈夫逝世后几天辞世。

张维忠被安葬在祖莹龙王庙淮北侧的小松山上。他的二儿子、二儿媳和早逝的三儿子（1930年在国立河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上学，患肺结核去世）葬在他坟墓两边。上世纪九

十年代，县里要开发小松山，由张维忠的二孙子锡宇亲手拣了祖父的遗骨，重新装殓后迁葬于国营农场三队今日之墓地。

十二

张维忠以身家性命与日军进行不屈的抗争，致使日本人在占领固始期间一直没有得到地方的支持（大慈社会首许芷香被迫担任维持会长，借故躲到乡下，并未履职）。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军继续向南进攻，于1938年10月29日撤离固始县。日本人一走，青年军团固始队立即回到城关，原有的地方机关很快恢复运转，固始县还是中国的固始县！劫后余生的人们更加崇敬张维忠，怀念张维忠。县长汪宪迅速呈文向上峰汇报张维忠的事迹，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专程到重庆向中华民国政府申请褒奖。

1939年（民国28）春，重庆国民政府授予张维忠抗日烈士称号，在固始县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召开张维忠殉国追悼大会。毛泽东、董必武题词，蒋介石、屈武等许多国民党政府要员和知名人士发来唁电、挽联、诗词。张维忠的大儿子曾把这些题词、唁电、挽联、诗词分门别类的抄录在一个本子上，遗憾的是，这个本子文革开始后在洛阳烧掉。

当时固始城关万人空巷，近十万人聚集会场。城内中山大街遍挂挽联，战时逃难往四面八方的乡亲，刚刚回到故乡，不顾收拾家园，打点生计，自发地赶到县城参加追悼会。通

向县城的几条主要道路上，致哀群众络绎不绝，人人佩带白花，手拿孝棒。大会宣布了重庆国民政府授予张维忠为抗日烈士称号的决定，宣读了许多国民党政府要员和知名人士吊唁张维忠的电文、挽联、诗词。张维忠的学生，时任县教科长的徐晓听撰写了《祭张绍坡烈士文》。祭文曰：呜呼先生，今日之死，为殉族而死，为殉国而死，死重于泰山矣。……先生之以古道自尊，以气节自励，奋颜常山之舌，流嵇侍中之血，见者警心，闻者动魄，吾县之民气，为之一壮，吾县之儒风，为之一振。敌人之奸计莫售，吾县之沾污以洗。先生之死，死得其所矣。在今日享尽人间之歌泣，在异日荐入国史之烈传。国邑生色，为民族争光，直与文文山、史可法而参之。呜呼先生可以千古矣。

追悼大会后，国民政府以烈士子弟的名义保送张维忠的大儿子到国立河南大学历史系上学，并给他家发放了八百块银元的抚恤金。他家房屋尽焚，又连办几场丧事，欠了不少外债，生活十分窘迫。这笔钱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正解燃眉之急。当时张维忠的大儿子已去上学（当时河南大学流亡在嵩县、溧川、西峡一带），家中只有大儿媳和几个年幼的孩子。钱到手后，大儿媳在第一时间内先还清外债，然后便购买砖瓦木料等建材，同时添置一些粮油衣被。不出三天，八百块银元就所剩无几。大儿媳很清楚，如此兵荒马乱，家中存钱绝不是好事。果然，一天夜里，大儿媳把已呀呀学语

的小儿子张锡燕哄睡着后，坐在床上做针线，突然闯进来一伙强盗，有的用锅灰抹脸，有的用黑布遮面，个个凶神恶煞，指明要八百块银元。大儿媳告诉他们钱已花完，打死也拿不出来了。强盗们恼羞成怒，用枪直指大儿媳。大儿媳怕他们伤害儿子，下床走了几步，坦然地说：“打吧，别吓着孩子。”谁知这样一说，反而提醒了强盗，有一个人上前一下把张锡燕抱起来，转身就走。其余的强盗把家搜罗一遍，那时家贫如洗，哪儿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反倒是大儿媳的妹妹来看望姐姐，当晚在姐姐家客房留宿，被强盗们把她随身佩带的金银首饰洗劫一空。

不知什么原因，强盗们仅仅将张锡燕抱走了几个小时，凌晨时又悄悄地把她送回家门口。事后虽已报案，但并未深究。因为知道这些强盗中，多为被日寇毁家而生活无着的乡邻。张维忠的大儿子得知后也说：“这笔帐应记在日寇身上。”

1939年11月30日，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在重庆的《大公报》战线专刊栏目上发表《一个忠烈的故事》，哀悼纪念张维忠，颂扬烈士的民族正气。

十三

1998年春，张维忠的子孙重修烈士墓，请著名作家、天津市文学研究所所长王昌定撰写墓志铭。现将碑文转抄如下：

烈士张公，吾县抗日时期壮烈殉国之民族英雄也。公讳

维忠字绍坡，河南固始东关人，生于公元一八六九年农历二月十一日，一九三八年农历闰七月二十二日殉难。张氏历代书香，公幼志于学，入库，后中光绪癸卯恩科河南乡试举人。旋即绝意仕进，亦不应清廷征召，于家设塾授徒，并精研金石书法。民国立，献身公私教育，服务桑梓，一生桃李满园，中共党员作家蒋光慈，前中州大学校长张鸿烈等均列门墙。公擅书法，字介欧柳，铁画银钩自成一体，所书“中”字，竖笔坚拔挺直如柱如锥，力透纸背，乃公刚正不屈品格之体现，时人誉公之书法为豫南第一，中州世家多珍藏之。公持家勤俭，待人和善，常悄以粟帛恤助孤贫，邑人皆敬而仰之。三八年秋，倭蹄践我蓼城，公时任县志馆长，主编县志垂成，资料盈室，文稿山积，更加多年搜集之金石碑帖累累，仓促间难以迁匿，因命家人逃避，独守宅院，冀敌或不久留也。然倭迟迟不去，并欲觅地方素著威望者任维持会长以辅。县中肖小荐公，寇数次登门礼请，公均严拒。斯年闰七月二十二日，日寇复入门胁诱，公凛然不屈并痛斥日寇践我土戮我民之罪，明示与寇不共戴天。日酋恼羞成怒，以死相胁，公乃奋笔疾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掷示，寇酋遂以匕首猛刺公耳门，公壮烈成仁，时年六十有九。寇当即焚其宅，公一生心血付之一炬，火势延伸，繁华东关几成灰烬。寇撤后，国民政府授公为抗日烈士，并举行盛大追悼会以祭。时万人空巷，四乡云集，群心哀奋，誓驱倭寇，公

亦得瞑目于九泉矣!夫人生天地之间，其难能者有四：曰德志学操也，有德志其学识方能济天下，而于国破家亡之际，置死生于度外，取乎义而存乎仁，实节操之最高境界。公之言行，置之古圣先贤之列，亦属佼佼者矣。烈士殉难至今已历六十春秋，其家现存儿媳一，即余之长姑也。孙辈九人，重孙以下十九人。今张氏子孙重修烈士墓，嘱余撰写墓志，余深感惶恐，又不敢辞，乃概述平生，并为之铭曰：安山巍巍，史水长流，烈士遗范，光照千秋。

张维忠先生壮烈牺牲了，但他的忠烈之气长存天地之间，在世世代代固始人心中久久回荡。